



## WEN HUA ZHOU MO

主 编:吴昌勇  
执行主编:陈 曦  
邮箱:akrbwhzm@163.com  
本版编辑:陈 曦  
刊头题字:张思成

## 青春光芒闪耀在戏曲舞台

——记汉调二黄青年演员陈珊

通讯员 翁军

戏如人生,安康汉调二黄演员陈珊对舞台的不解之缘,源自于她就是戏中的“角儿”。2021年CCTV元旦戏曲晚会上,湖北、湖南、陕西、广东、福建五省联唱的汉剧“龙凤呈祥”中刘备夫人孙尚香的扮演者——安康籍汉剧演员陈珊,C位出道,铿锵亮嗓,特别是与汉剧大碗们最后一句和声“孔雀屏内配凤凰”,细腻精到,悠扬婉转,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## 从零开始

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”出生汉江边的陈珊,自小耳濡目染汉腔、汉调、汉剧场,对五颜六色的戏装产生了无限的好奇和兴趣。2001年,陕西省艺术学校在安康开设汉剧班,父母拗不过她的“请求”,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领着小丫头去报名,没想到一“考”定终生,从此走上汉剧“科班”道路,当时她才13岁。

在校五年,从零开始。小陈珊进班时年龄虽小,但学习戏曲基本功不算“小”,像练武的拔筋、站桩一样,筋骨越柔嫩越好练。豆蔻年华,曲艺开端,她禀赋并非最好,搬腿,搬得青一块淤一块,闪腰,闪得腰酸背痛,踢枪,踢得浑身是伤,陈珊常常回家抹眼泪。到了学校,咬咬牙,继续坚持。

最难的就是练嗓,唱戏的嗓子有真嗓子,假嗓子之说。“这一行,太苦了。”陈珊“亮嗓子”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,开始总是找不到窍门,嗓子吼得发了炎,还是走音。这让性格好强的她,苦恼不已。于是,她不仅在课堂上跟老师反复练习,课外又拜师学艺,讨教、琢磨,周而复始地练习,慢慢地掌握了方法,从放音中学会控音,让小嗓子发挥更大作用。有一次,连续六场演出,“金嗓子”硬是一支撑到底,毫无破绽。

初出茅庐,崭露头角。2006年毕业后,进入汉调二黄研究院,成为汉调二黄老艺术家陈朝玉的关门弟子,系统学习汉调二黄青衣行当。一边排演,一边进修,她在历练中学识也得到全面提升,获得音乐教育本科学历,扎实的功底,刻苦的钻研,率性的磨砺,陈珊很快成了同行的领军人物,先后排演了《三击掌》《宇宙峰》《三怕妻》《三哭殿》《扈家庄》《八仙闹海》等数十部经典汉调二黄本、折戏,并在多部大戏中担任主角。

## 美丽蜕变

2014年,对陈珊来说是一个转折。汉调二黄研究院新编现代戏《莲花台》上演,她出演主角,新锐小试,在地方上获得了很大成功。

原陕西省常务副省长、振兴汉调二黄发起人之一徐山林老先生接见演职人员时,语重心长地说:“娃娃们,要把戏演好,要把汉剧发扬光大呀!”

现代戏和传统戏有本质的区别,在市、区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,剧团请来上海知名导演重新诠释这出戏,根据剧情将其改编为《莲花碑》,陈珊仍然担纲女一号荷花。

《莲花碑》讲述了陕南农村普通人的感人故事,该剧以凡人小事,讴歌了安康人民坚韧与刚强的品质,彰显出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。剧中荷花是一位善良的农家妇女,顶着经济窘迫和流言蜚语的压力为全家点燃生活的希望,展示了人间真善美和社会正能量。

陈珊二十多岁,荷花四十多岁,“角色”有代沟。为了迅速进入角色,陈珊把目光投向平时不在意的“农妇”,城里姑娘挑空往山里跑,有点稀罕,看看农妇的眼神,听听农妇的语气,学学农妇的形态……从学校到舞台,陈珊几乎“与世隔绝”,在校,“品学兼优”两耳不闻窗外事,在团,“力拔头筹”一心苦练基本功,在家,“掌上明珠”十指不沾柴米油。“被宠”的原因,就是要保护演员的手,纯正演员的心。

老戏程式化,新戏生活化,对“科班”演员来说,互化转变,绝非易事。“放松,也很难的。”陈珊露出一丝苦笑。

正规训练出来的演员,老戏老套路,上舞台有模有样,一字一板。新戏新章法,贴近生活原貌,绝对不许“摆谱”。该剧情感细腻,人物形象鲜明,情节丝丝相扣,感情紧紧相依,为了给观众呈现一台全新的地方戏曲视听盛宴,差不多两个月时间,陈珊把自己“闷”在屋子里,背剧本、记台词,一遍遍地“过电影”,置身剧中,仔细揣摩眼神、手势、走姿和不同场景、不同心态的变化,力求拿捏得精准到位。

演技在求实,导演、舞美、唱腔设计在创新,《莲花碑》一炮走红,斩获陕西省第七届艺术节最佳剧目、演出等大小奖项数十枚,并作为安康市对外文化交流剧目、赴广东东莞、新疆奎屯等地



## 青春方阵

打我从小学二年级订阅中国少年报起,至少有半个多世纪的阅报光景。掏心窝子的话,那些报刊读物,如果说没有给我些许教益,那是不切合实际的,但要挑哪份报纸来跟我喜爱的《安康日报》比,那确实没法相提并论。在我心底里,只有《安康日报》,才是我几十年来所结识报刊中最为要好的良师益友。我与《安康日报》这种不解之缘,彼此所缔结的情谊,真值得回忆和回味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从汉中来到安康大竹园铁路上工作。一天去邮电所寄茶叶,看到邮递员正在案台上分拣火车捎运来的报刊,其中一份《安康日报》自然跳入我的眼帘。我本能地请邮递员递给我看看。不错,是安康地委机关报。之后,我一有空,就尽量赶在邮递员还没把报纸分发出去时浏览一下。再后来,我自掏腰包,干脆就订了这份报。老实讲,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会,到处创办的报刊还不少。把这份报看完了,还拿给单位里其他人翻阅。

那时候的《安康日报》,还是小版型的,无论纸张与印刷,还是信息量与栏目的多样化,都不能与今天相比。记得那时候我读署名胡元龙、金山的文章较多些。由于经常看报,受到感染,偶尔也冒出点冲动,萌发出哪一天自己也能写点稿子在报纸上刊发的念头。

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国家刚建立教师节不久,我想到身为我国最著名“教书匠”之一的周谷城,几年前还回我书信,为我指点迷津、鼓励我进步,便跃跃欲试给《安康日报》写了第一篇稿子。我写了改,改了又誊。忙了两三个下午,终将稿子写起。在有些忐忑、又有些激动的心态下,把处女稿寄向《安康日报》编辑部。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星期,稿子就发表了。跟着还收到了当期编辑陈奋勇老师寄来的样报。我好高兴,工友们也相互传呼,说我的稿子在报纸上登出来了。

万事开头难。有了第一次上稿,自然有了再写稿的劲头。《香溪》副刊所给我的文学清润与营养,让我有了学写文学性稿子的念想。于是利用闲暇,举笔写起了平生第一篇名叫《红灯》的小说稿子来。自以为写得有点眉目和模样了后,也以上次同样的方式,把稿子寄到报社。谁知也没过多少天,稿子也刊登了出来。随着也收到了《香溪》主编陈敏先生寄来的样报与充满鼓励的信件。

1986年,从原来工作的紫阳段调到安康铁路公安处后,我给《安康日报》写稿逐渐地多起来。在认识陈奋勇、陈敏两位编辑之后,又相继认识了李大斌、袁志强、刘晓冬、李亚明等七八位编辑。这时候,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我对《安康日报》最感兴趣了。除了阅读,研究报纸上用稿的特点外,就是挤出点时间为《安康日报》写稿子。起初大多写我们单位维护社会稳定、保障铁路安全的消息,兼写些社会新闻报道,稿子也很快从每年十几篇到几十篇,以至于后来每年刊稿在百十篇左右。

我这些稿子,不仅仅限于消息、图片等报道,散文、小小说、随笔、诗歌、小论文、杂文、言论以及报社举行的各方面征文等样样都来。可以说,形式不拘,文稿多样化。其中有的稿子,还上了副刊的头版头条,像《抓获杀人恶魔余延军》《走,看普京去》《月台上与罗京同行》等。记得还有一期《安康日报》副刊,我的四篇不同类型、且篇幅不短的稿子,都齐齐地刊到上面。一时间,引来许多读者的垂注。像我市励志楷模王庭德,多次向我吐露,说他当年看了我不少在《安康日报》上发表的充满正能量的文章,对他成长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和帮助。同时,还有不少读者慕名给我打电话、写信、送书等,此外还有读者通过打听到我的单位和办公室,上门来向我讨教人生与写稿的经验。

当然,写稿也的确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。一方面支持报社工作,源源不断地为《安康日报》书写各方面的稿子,为报纸的丰富多彩,做着自己的努力;另一方面,由于自己通过在《安康日报》上积极投稿,针砭时弊、惩恶扬善,宣传党的方针政策,歌颂典型,既树立了政法机关的形象,又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,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通讯员。2009年,新华网连续刊发六篇安康的系列性图文稿件,共计四十多篇(幅),都是由我一个人提供的,据说新华社陕西分社当时还在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我新闻意识强,采写及时把握准。其实,我心里很明白,我能有这丁点进步,全然是《安康日报》培养了我。当然,单位也因我的宣传成绩卓著,为我进行了16次嘉奖、9次记功。《安康日报》的陈良学、胡甫等副总编辑,也多次鼓励我,梁真鹏、廖农、周健等十几位编辑,没少为我修改稿子。不然,我这30多年哪能在《安康日报》上刊稿23700余篇(条)了。前年,报社领导听别人介绍了我的写稿发稿经历,当时就准备安排记者采访报道我。我赶紧婉拒,我说《安康日报》给我的太多了,感谢恩师是我最大的愿望。

如今的我很知足。单位里一位同事这样对我说:“老范,你可称得上‘功勋通讯员’啊!因写稿,就能被上级予以9次记功,可谓铁路公安处里立功最多的民警。”另还有位读者这样说:“范老师,你能几十年如一日,坚持写稿发稿几万篇(条),不愧是一位‘人民通讯员’!”这些同事与读者的话过奖了,我只承认自己是《安康日报》的铁杆通讯员,如此足矣!



《耕种》(木刻)

汉滨区吉河镇唐庄小学 曹文轩(11岁)作

《安康日报》· 我的师友我的爱

范江洲